

·城事·

·展痕·

结缘电影伴人生

□陈嘉栋

这个暑假还没完，文化市场已经提前爆出大新闻：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18日7时，2023年我国电影暑期档票房达178亿元，创造了新的暑期档票房纪录。看电影，历来是民众最寻常的娱乐方式，联想到我这辈子，从童年到中年，从生活到工作，从自身到家人，与电影产生过种种关联，不乏机缘巧合，可说是结缘电影伴人生，一路见奇景。

我的童年，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电影院度过的。母亲是影剧公司老职工，每逢寒暑假就会带我去上班。整天泡在影院，因此对不少老片子、好镜头记忆犹新。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影院的阳春时节，满目繁荣。小男孩一见闪光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五角星片头就盼“打仗片”，最来劲的《小兵张嘎》《大闹天宫》反复看，还缠着妈妈要买枪买棍。影院老经理吓我：“小学生不能老是看白戏啊！”所以散场后我会主动帮忙清场，抢先顺着剧场通道跑一遍，横向一排排座椅看过去，观众丢失的各种物件一眼就能发现，拾物交公就“立功”了，“看白戏”便心安理得。

童年美妙却短暂，初中毕业十五岁，我就被分配到无锡机械厂当学徒。那些年运动不断，倒也练会了画墙报、写大标语、编演独幕剧，还去市文化宫参加汇演，无意中接续了儿时对文艺的兴趣。当时的文艺苑一片荒芜，能看的电影只有几部“样板戏”和“阶级斗争”故事片，外加朝鲜、阿尔巴尼亚风格单一的进口片。终于有一天浩劫过去，影院复苏。老片子陆续解禁复映，引发一波波观影热。我们厂地处锡南远郊，四周的村庄会轮流放映露天电影。当学徒时常住宿舍，便在星月下沿着田埂河堤赶场子，光是《红楼梦》《洪湖赤卫队》就看了很多遍。越剧优美的唱词、童年时熟悉的“洪湖水浪打浪”，终于又能听到，恍若隔世。直听得我这个小影迷眼眶湿润……

电影是综合艺术，使人见多识广。或许正是童年时一度在电影院成长，小脑袋里充满了银幕场景传奇事，初步形成了对文艺、史地以及社会常识的广泛兴趣，进厂后又向“老三届”们借书自学，在走过蹉跎岁月后幸遇人生转折——1980年秋，无锡日报在全国新闻界率先向社会招聘，由此我这个青工考上了记者，被分配到文艺副刊部，得以重新与电影结缘——电影评介历来是报纸副刊吸引读者的亮点，我的岗位是文艺记者与综艺版编辑一肩挑，边干边学了十六年。

改革开放初期的报纸，面对的是刚从“文化沙漠”熬过来的国人，他们对文娱生活充满渴求。而当时也是老艺术家焕发活力、新人新作争相萌发的时期，文艺报道采写忙，电影评介则是综艺版的大头。身为走出厂门进报社的“二度学徒”，小记者也得闯大场面。1983年，金鸡百花奖颁奖盛会在福州军区体育馆举行，气氛热烈，别开生面。分别主演《人到中年》与《骆驼祥子》的潘虹与斯琴高娃并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。《少林寺》主演李连杰更火，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老将军乘兴与他掰手腕。来自各地的记者们全场穿梭忙采访，远在无锡的未婚妻一家老少在电视里看到了我，惊喜莫名：“哎哟！那不是小陈嘛！”多年后夫妻俩搭档“从影”——妻子有机会调到影剧公司宣传科，经常来报社送稿件，在影院接记者进场。每当我去看新片，骑车从西门桥长长的坡道冲下去时，老远就能看见她在无锡大戏院高高的台阶上等着了。

“无锡是个好地方”，在电影人眼里更是如此。无锡的文艺记者也幸运——山明水秀的家乡被誉为“东方日内瓦”，影视摄制组、大明星纷至沓来。那十几年，我采访过的文艺家数以百计，多数是电影界的，包括著名导演谢晋，三代明星白杨、谢芳、潘虹，“银幕双雄”杨在葆、许还山，“双蜀”女导演黄蜀芹、史蜀君，还有我的童年偶像、“动画孙悟空之父”万籁天

……其中印象最特别的，是演活了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。犹记得他健步走上太湖游轮，坐在我身边一起吃水蜜桃……在激动中保持清醒的那次专访，标题也有如神助——《古月，神了！》他演活了毛泽东，从形似到神似，这是影坛的奇迹。而当他在下银幕，欢呼的万众直唤“毛主席”，视其为伟人的化身，这又是唯中国独有的“神化”奇观，真是神了！

“小上海”无锡的一大优势，就是邻近大上海，近现代经济文化得时代风气之先。上海正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、中外影片的竞技场，佳片名流层出不穷逸事多，改革开放后经常举办外国电影周或回顾展。如此多的好剧新片，须事先规划赶场子，一天两三场，一看好几天。那些年多次观评日本、法国、苏联、意大利、加拿大等电影展，只觉得异彩纷呈，平生未见，通过大银幕“睁眼看世界”。还得上海同行之助到译制片厂看“内部电影”——那可是年轻时的向往之所，时常梦想“能在这里工作每天看外国电影就好了”。当时赴沪观影，吃住均在解放日报社招待所，即旧时《申报》的老洋楼里，离外滩和南京东路书店都很近，大光明电影院也不远，那感觉“勿要太好啰！”就在沪上影院，见识了四边撑满大舞台的IMAX（图像最大化）大银幕，配六声道音响系统，看的是胶片加倍宽的苏联新片《第一骑兵军》。那千军万马冲上来的立体声大场面，震撼地动心魄。当时就写了影评《大银幕上万马雄》，发表于《电影评介》杂志。

上海滩头百年潮，中国电影出人出戏的发端，就伴随着报纸影评的介入，报人与影人携手推动了影坛进步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电影获新生，佳作新星多，外片进口忙，电影报刊也时兴，原因就在于电影观众多，热情高，需求大。《大众电影》杂志发行量与电影“双奖”的投票数均以百万计，全国性影评征文投稿量数十万，这是中外电影史上的奇迹。当时的报纸普遍开辟了影视专版，影评专栏，锡报“太湖”副刊也多年坚持这一阵地，锻炼出了一支群众影评员队伍。影评最讲时效性，每月新片好评，一起观影改稿，我和被戏称为“四条汉子”的影评能手们结下了友谊，有的到退休后还往来小酌话当年。编辑要编好稿子，也须带头钻研多动笔，那十几年自写影评上百篇，多次在电影报刊上发表，并在影评征文比赛中获奖。从影星访谈、影事报道，到撰写影评评论，需要不断提升专业修养，强化知识积累，并贯穿对时事世情的观察与思考。影评实践也向“网”度深度拓展，我应邀到电台直播评议片子，妻子就在家收听“打分”。我还配合教育系统撰写出版《百部爱国主义影片评介集》，又试作学术性探究，撰文在中国影协会刊《电影艺术》与复旦大学院刊《新闻大学》发表。

世事沧桑亦轮回，后来电影市场和国产片曾经一度低迷，没想到近年重现高潮，又成为新闻热点。这是电影传播魅力的再回归，中国电影创作的新飞跃。进入“万能”的手机时代，连电视机也懒得打开了，然而小手机却催热了大银幕，豆瓣评分、提前点映及口碑发酵，助推了新片的票房竞争乃至逆袭反转，最终观众集聚银幕前的共情效应与群体仪式感，重新被我们所需。“好莱坞特技”不再被惊奇仰视，倒是反映身边事人情味的国产新片，令人感觉亲近又时尚。

至于我自己，老来虽很少进影院，但退休后闲后却发现了看电影的“自由王国”——中外电影史上的佳片名作，如今多可在网上搜索获得，下载不完也来不及看，收藏无数只得存“云端”，希望留传给后代。今年暑假，在家试教五岁小孙女背唐诗，还带她去看了《长安三万里》，小朋友觉得动画唐诗很有趣。问她最喜欢其中哪一个？她说：“李白啦！”最好玩！我还认识这个“白”字呢！”当爷爷的听了便联想：这世间又一个天真纯朴的“小白”，开启了电影陪伴的人生……

投稿邮箱：wuxiyuedu@163.com

“兵船”牌 与中国商业第一家族

□许德生

是回忆，更是为了纪念厚重的历史。

有一种高亢的声音在呼喊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撼人。

毛泽东说：“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，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，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。”邓小平说：“从历史上讲，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，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。”习仲勋、陈丕显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王震等国家领导人，也曾对荣家做过至高至上的评论。

2023年8月29日，一个特殊的日子——中国注册商标第一号“兵船”牌面粉核准注册100周年纪念日。在这难忘的历史时刻，不禁心潮澎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“兵船”牌面粉的雄起，奠定了茂新、福新、申新厂系的兴旺基础，撬动了一座财富金山。“兵船”立下的功勋，将永远载入中国企业史册。

荣氏企业使用过的商标有60多种，其中茂新、福新面粉商标有“飞虎”“帆船”“兵船”“牡丹”“宝星”“天竹”“渔翁”等；申新棉纱商标有“人钟”“金钟”“宝塔”“美人”“四平莲”“金双马”“双喜”等。“兵船”牌分为绿、红、蓝、黑4种颜色，绿色使用于顶上（最好的）面粉，其余等级依次分用红、蓝、黑3种。

1923年5月3日，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发展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商标法《商标法》。荣家不失时机，率先向政府农商部商标局呈报申请。1923年8月29日，“兵船”牌面粉商标核准注册，成为中国商标注册史上第001号商标，轰动社会及工商各界。

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、奠基人，他们坚持“发展实业，应从吃穿两门入手”，披荆

斩棘，风雨兼程，创建了茂新、福新、申新三大企业系统，奇迹般地缔造了一个东方商业帝国。

荣氏家族百年发展史，就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最精彩的缩影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荣氏企业从4台石磨起家，20年间，通过合伙、租用、收买、建新厂的办法，在无锡、上海、济南等地，相继创办了以茂新、福新、鸿丰、建成命名的14家面粉厂。

1901年至1921年，是荣氏企业初创期。1901年，与朱仲甫合资39000两，购置4座法国石磨，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创办了荣氏第一家保兴面粉厂，1902年3月17日投产，职工30余人，日出粉300包，在苏州、无锡两地开设批发处，获利甚微。1903年改名茂新面粉厂。3年后，购置6座英国钢磨，日出粉800包，年终结算盈余66000两。1910年改建新厂，拆去石磨，添置12座美国最新式钢磨。1912年，年盈余128000两。

茂新经营状况渐佳，“兵船”牌面粉声名远播，为各地乐用，添设汉口、镇江两个批发处。1912年，荣氏兄弟与王尧臣王禹卿兄弟、浦文渭浦文汀兄弟合资，在上海闸北区光复路创办福新面粉厂，1913年投产，日出粉1200包。由此开始，荣氏创业重点从无锡转向上海。

1912年至1921年间，茂新系统在无锡建立二厂和三厂，在济南建立四厂；福新系统在上海建立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厂，在汉口建立五厂，共经营12家面粉厂，拥有粉磨301座，日出粉76000包，约占中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能力的31.4%，全国面粉（包括外商在华面粉厂）生产能力的23.4%；产品畅销全国，远销西欧、东南亚，荣登中国“面粉大王”宝座。

1922年至1931年，是荣氏企业

第二个大发展黄金期。据统计，1932年12家面粉厂共有粉磨347座，职工1699人；日出粉96500包，年产量19994000包，约占全国（除东北外）机制面粉总产量的30.7%。

而申新棉纱业的发展，也用了16年。1915年，荣氏兄弟在上海周家桥地区创办申新纱厂，当年投产。1917年，在上海购买恒昌源纱厂，改为申新二厂；1919年筹建无锡申新三厂；1921年在武汉创建申新四厂。6年时间，申新由1个厂发展到4个厂。1925年至1931年，荣氏又相继购买、新建5个纱厂。其中，1929年购进上海英商东方纱厂，改为申新七厂——中国人收购外国人产业，在当时被称为奇迹。1930年，申新一厂旁新建申新八厂，1937年10月27日，这个设备一流的新厂，被日军炸毁，荣宗敬伤心至极。

1931年，荣氏买下李鸿章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——上海三新纱厂，建立申新九厂，两年后迁入澳门路新厂。至此，荣家相继在上海、无锡、武汉共创办申新9个厂。1932年，申新规模达到顶点：9个厂共拥有纱锭521552枚，线锭40400枚，布机5357台，职工31717人；年产棉纱306248件、棉布2798486匹，分别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纱、棉总产量的18.4%和29.3%。“继”面粉大王”后，荣氏又摘下了“棉纱大王”的桂冠。

荣宗敬说：“从衣食上讲，我拥有半个中国。”此话掷地有声，名副其实。荣家创业艰辛，守成也不易。资金、设备、技术、人才、原料、劳资等问题的解决，无不费尽周折。期间还遭遇天灾、人祸、战火，甚至灭顶之灾。

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。品牌的塑造，是荣氏企业制胜的法宝。申新企业持续不断向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德

国、瑞士、日本购买粉机、纺纱机、织布机、发电机、马达等机器设备；派遣高级管理人员去美国、日本考察学习，更新知识技能。

“货好必真工，优质需实料”。为确保原料质量，荣氏企业派遣厂员，分赴各地劝导种麦，斥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；在国内主要产麦区、产棉区，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，设立固定或流动的麦庄、棉花庄，进仓原料由专人负责挑拣；向澳大利亚、阿根廷、巴西购买优良小麦；向印度出口纱布，选购棉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11年，大水为灾，荣德生外出巡视，联想到仓库受潮，潮水一定很多，立即通知各地收麦人员特别注意不收潮麦、烂麦，水浸泡过的麦料悉数弃用。结果那年无锡、上海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，产品减色，只有茂新“兵船”牌面粉品质优良，“从此做出牌子，和阜丰的‘老车’牌并驾，售价也相等了”。

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，各地掀起提倡国货、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运动，日商产品销售一落千丈。由于申新产品供不应求，以致日商竟冒用其“人钟”商标转入内地倾销。为此，荣氏企业登报声明：“本公司采用上等原料，精纺人钟牌棉纱，早已名驰遐迩。近闻有不肖之徒，将劣货改换人钟商标，以欺顾客，以此鱼目混珠，以伪乱真……”有力地保护了“人钟”商标的合法权益。

商标是企业的文化标记，是企业的根和魂。“兵船”牌面粉商标及“人钟”牌棉纱商标，是中国民族品牌的经典，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，不可估量。

守正创新，传承和弘扬中国民族品牌文化，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、中国品牌、中国精神，打造中国“第一工商名城”，构建发展新格局，是我们新的历史使命。

·流年·

天上星河转

□杨文隽

稠密，水亮，诡异。夏夜的星星，落满身，落满院落，落满打谷场，落满村子，落满田野。银河总是最显眼的，一整条银河在头顶。她是星星的聚集地，漂亮得不像话。

“王母娘娘大手一挥，簪子一划，一条银河顿时出现，波涛汹涌，牛郎、织女分隔两岸，泪眼相望……”这是我人生中听到的第一个神话故事。原来银河是簪子划出来的，王母娘娘的簪子跟奶奶的是一样的吗？每天早上，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苟。银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透亮，散发着温润的光。奶奶说王母娘娘头上的是神簪，是法器，凡人不能比的。我从此迷恋于对牛郎、织女星的找寻，以及辨认北斗七星的形状。如果说我的想象力还算丰富，一定与儿时银河探星有直接的关系。

又一个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，女孩千万次地仰望苍穹。星星连缀着星星，光芒连缀着光芒，无边而神秘：闪着银

色光芒的织女星首先出现在天际附近，随后，在其偏南方向微黄色的牛郎星升起。他两边的两颗小星叫扁担星，小星拨亮了小灯笼相互致意，一闪一闪，好比牛郎挑着的一双儿女；织女星旁边的四颗小星排列成菱形，很像织布的梭子。还有，那串大而亮的星，像一把勺子，就是北斗七星——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组成勺身，古曰魁；玉衡、开阳、摇光组成勺柄，古曰杓。茫茫银河中，唯有这几颗星星是我识得并能叫出名字的。

银河是为数不多能让孩子沉思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的辽阔令人叹服，它的庄严让人敬畏，它的神秘引人向往，还是纯净美好的事物更能与孩子心灵相通？我说不清楚。在我年少时，关于星空的无数问号，除了家喻户晓的几个神话故事，没有旁的“老师”可问可查，因而只能变为“悬案”。

即便这样，我和小伙伴们还是在七夕的夜晚，盼望喜鹊来给牛郎织女架

鹊桥，全然忽略了喜鹊在白天活动这个常识。只是盼着，等着，那四颗星星能够聚在一起。小小年纪，我们还不不懂什么是爱情，只是觉得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，何况牛郎星还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呢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看到牛郎织女横渡银河来相会，但我们把这归结为观察星空的方法出了问题。我们有自己的解决途径——互相踩着肩膀，拉拽着爬上一个比较大的麦秸垛，那几乎是村庄里的最高海拔了，仰面躺在上面，与“汛期”的银河撞个满怀。猛然间，眼睛有点儿花，下意识地觉得星星近得真是“手可摘星辰”。

数了半夜的星星，听着大人的训斥，空着肚子回到家，夜晚仍没被我们用完，天亮尚早。十万颗星星亮在银河，十万亩稻穗睡在田野。“天河南北，做饭难为”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们在天地之间，在几间茅草瓦片的屋顶下，听到了稻穗咕咚咕咚的灌浆声。那是真正的天籁，整个人间最动听的声音，气势宏大，妙不可言。它让我们的耳朵长出触须，植物藤蔓一样从枕上伸出，探过窗棂，穿过天井与小巷，直抵星空下的田野。这声音混合着虫叫，喧嚣，鼎沸。每株稻穗都挺拔昂扬，一地的稻子意气风发。在这样的情境里熟睡，连梦都会被金灿灿的稻谷塞满，梦里都有香喷喷的白米饭。

斜挂天际的银河，自南而北转到自东而西，一条天河变窄变浅，星星变少变稀，秋季到了。地里的稻子渐渐黄了，黄色一层叠一层，越来越厚，越来越亮，终于熟了，收割了。“天河东西，做饭容易”，米粒在每户人家的锅里沸腾，米饭在每个人的胃里饱胀，村庄原本板着的脸庞和温存了许多，仿佛银河里的星星都跑到人间来了。

“天上星河转，人间帘幕垂”。童年的星空，在于我，是一个醒着的梦。那片宽阔的白茫茫的拱形星河，是横亘在头顶的珍稀河流，是深藏于脑海的璀璨宝库，是镌刻在心头的无限美好。